

宗鏡錄略講

(卷一)

南懷瑾 著述



南懷瑾

後學人學出版社

宗鏡錄略講
(卷一)

南怀瑾 著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宗镜录略讲(卷一)/南怀瑾著述. —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7. 10(2018. 11 重印)
(太湖大学堂丛书)

ISBN 978-7-309-13169-7

I. 宗… II. 南… III. 禅宗-佛经-研究 IV. B9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87001 号

宗镜录略讲(卷一)

南怀瑾 著述

责任编辑/杜怡顺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 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 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 86-21-65109143 出版部电话: 86-21-65642845

上海同济印刷厂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960 1/16 印张 19.75 字数 234 千

201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

印数 8 201—13 300

ISBN 978-7-309-13169-7/B·628

定价: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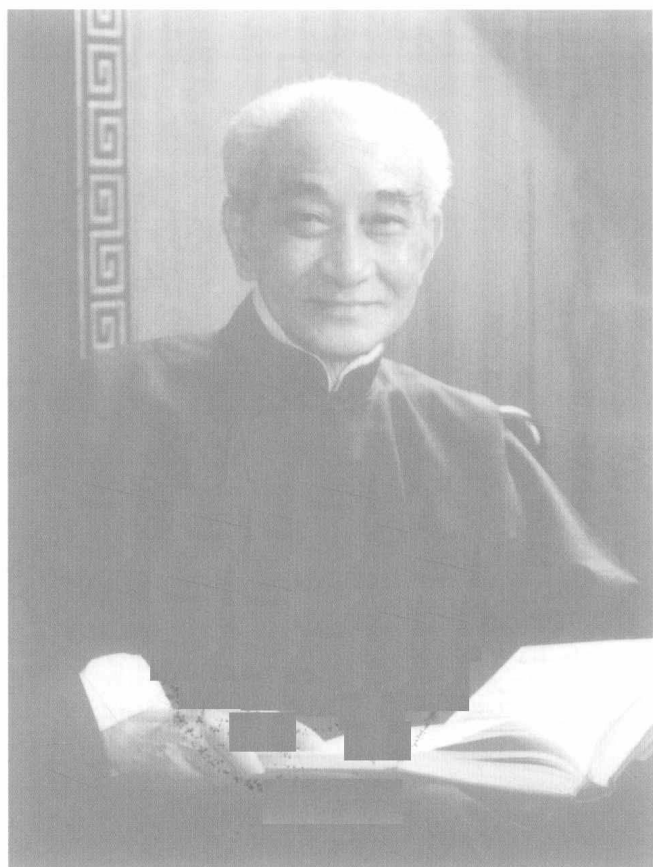
書不盡言
言不盡意
自覺聖智
完成人格

辛卯冬二〇二年

九四頌童

南懷瑾





出版说明

《宗镜录》一百卷，唐末五代永明延寿禅师著，是中国佛教传世的经典名著。延寿禅师为禅宗法眼宗第三代法嗣，他有感于当时禅宗信徒因未明佛法而产生的种种流弊及争论，乃邀集天台、华严、唯识三宗知法比丘，互相问难，并以禅宗心要加以折中，著成此书。书中引用佛经及中印圣贤论著达三百本之多，可谓“和会千圣之微言，洞达百家之秘说”，这在佛学的相关论著中，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

《宗镜录》撰成千载以来，以其规模宏大，辞美旨深，在广受好评的同时，也被大众读者视为畏途。南怀瑾先生有鉴于此，乃就此书精要部分，深入浅出，详加剖析。本卷内容包括《宗镜录》全书序言以及唯识论的部分内容。先生在章析句解的同时，融会各种佛门要义，并结合中西方文化精髓，使当代学人得以借此进入这部博大精深的佛学著作。

兹经版权方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，将老古公司二〇一三年五月初版校订出版，以供研究。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

出版前言

《宗镜录》为中国佛教传世的经典名著，作者永明延寿禅师生于唐末五代，为禅门法眼宗第三代法嗣。他有见于当时禅宗徒众，不看经教，“唯专己见，不合圆诠，或称悟而意解情传，设得定而守愚暗证”的弊端，以及当时天台、贤首、慈恩三门宗徒，未见佛法全貌，不能融通所产生的诤论，乃邀集此三宗知法比丘，互相问难，而由他以禅宗心要加以折衷，著成此书。

作者为使人断除疑惑，书中引据佛经及中印圣贤论著，达三百本之多。这在中印有关佛学论著中，是前所未有的，而至今仍未曾有过的。难怪他自许本书“和会千圣之微言，洞达百家之秘说”，“是千圣入门之道，诸佛证真之道”。而他确实也不负此壮言，千载以下，历宋元明清，以至现代，广受好评。凡通晓中国佛教史者，无不知此书影响之深远。深研禅教之雍正帝，甚至以他为“震旦第一导师”，并以《宗镜录》为“震旦宗师著述中第一妙典”。即使以今天来看，此赞誉仍未为过。

惟《宗镜录》规模宏远，辞美旨深，现代人恐已不易领会。南师怀瑾先生有鉴于此，自一九八〇年起，就此书旨要，深入浅出，详加剖示，指点迷津。于台北每周开讲

一次，为时两年，圆满结束。不久，怀师远赴美国。

后来，怀师又从美国移住香港。一九九〇年，我当面请示，希望整理有关唯识的讲述。怀师却嘱咐先整理《宗镜录》的讲述，并当场命名为《宗镜录略讲》。

我回台北后，即获诸同学踊跃发心，把录音带整理成初稿。其中大半由王泽萍负责，其余由圆观师、朱信洪、施玉云、余绍光、李茵丽、李燕华分担，非常感谢他们的辛劳。然后，我再以录音带核订文稿，为便于初学，乃酌附编按，以减少查寻之苦。并请叶柏梁老师加上精彩的标题后，于《十方月刊》开始长达八年多的连载，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
谁知全文刊登结束后不久，就出现在网络上，既未获授权，擅自改编流传，又校刊殊多失误。有鉴于此，乃重新打字，并请叶老师一起仔细修订。五校稿后，即送呈怀师审订。怀师认为其中可以补充很多资料，希望我随侍身旁，以便他每天拨冗一起审订三五页。惟我由于诸多因素，深歉未能答应。

后来怀师迁往上海，复又移驾太湖大学堂。想起昔日遵嘱在台北编辑《大学征言》后，再携往香港，怀师即请诸同学轮流诵读，众无异议，再带回付印的往事。即曾多次前往请示，是否可以比照往例，在需要补充的地方略作提示，让我将文稿带回台北，以便遵示补充资料，但都未获俯允。

而今怀师已完成其时代使命，亲近五十年的岁月历历如目，已难酬报师恩。犹忆一九七〇年，怀师创立“东西精华协会”之际，即想略尽绵薄，重刊绝版多年的《禅海蠡测》。怀师则说：我的书不急，先把我老师的书重印出来。随即出示盐亭老人所著《维摩精舍丛书》木刻版本。再版后，深受识者珍惜。蜀地一脉禅炬，乃得重燃于宝岛。又忆协会成立后，怀师首次主持小型禅七，晚上小参时，泫然说道：

老师交棒到我手上，却还找不到谁可以接棒。转眼之间，怀师多年春风化雨，早已桃李满天下，当可告慰盐亭老人。而在圆寂之前，终于托人找到四处迁移的太老师灵骨，并建宝塔，永志终生系念之情。

窃思怀师所留此件讲稿，虽未能如愿补充资料，但如宋代戴侗于《六书故》所说：“欲于待，则书之成未有日也。”此稿虽非完善，但其中充满怀师盛年时期所宣露的慧命光芒，仍应出版，使慧光普照，传布久远。为求慎重，再次烦请叶老师一起重新修订。如仍有失误之处，其咎在我，欢迎不吝指正。

为使读者对《宗镜录》作者多所了解，增附多年前所撰《永明延寿禅师传》，以供参考。

周勋男

永明延寿禅师传

周勋男

一、时空背景

永明延寿禅师（公元九〇四—九七五年，下通称永明寿禅师），出生于唐末世局纷乱的时代。在他出生前三年，时局已甚败坏，朝廷内有宦官之祸、朋党之争，外有各拥重兵的藩镇，纷起干戈，以致民不聊生。唐僖宗时，黄巢等人又相继作乱，到了公元九〇七年，也就是永明寿禅师四岁时，朱全忠弑哀帝而篡位，唐朝也就灭亡了。

在唐亡至宋起的五十多年之间，历经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相继统治，史称五代。同时并立的，有吴、南汉、前蜀、闽、吴越、南平、后蜀、楚、南唐、北汉，号为十国。可见时代的纷乱、朝代兴废的频繁。

从佛教方面来看，前有唐武宗于公元八四五年的灭佛，废弃天下寺院，没收寺产，令僧众还俗。而在五代乱世中，佛教经典与人才更是大量流失。尤其后周世宗又因国库短缺，再行毁佛，凡是没有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，严禁建寺与私下剃发出家，度牒统由政府颁发。然而南方较不受影响，尤其是吴越诸王甚为尊崇佛教。例如，武肃王钱鏐，即曾遣弟往育王山迎舍利塔，并对天台宗加以护持；忠懿王弘徽更曾仿阿育王造八万四千铜金塔，并以师礼尊崇天台德诏、永明寿等禅师。

而在禅宗方面，于唐末五代数十年间大为兴盛，在南岳怀让禅师系下发展出沩仰宗、临济宗，在青原行思禅师系下发展出云门宗、曹

洞宗、法眼宗。这五宗之中，除临济宗盛行于北方之外，其余都在南方弘法。其中，创立法眼宗的清涼文益禅师，即为余杭人，禅门中人所爱读的“理极忘情谓，如何有喻齐；到头霜夜月，任运落前溪。果熟兼猿重，山长似路迷；举头残照在，元是住居西”，就是他写的颂。他的弟子天台德韶禅师，龙泉人，也写下著名的颂：“通玄峰顶，不是人间；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。”永明寿禅师就是从他那里接受心印，而为法眼宗第三代法嗣。

二、有关史料

关于永明寿禅师的传记，最早的是赞宁所撰的《宋高僧传》，该书成于公元九八八年，距永明寿禅师圆寂，不过十三年。书中依传主的生平言论行，分为十类，依次为译经、义解、习禅、明律、护法、感通、遗身、读诵、兴福、杂科，却将永明寿禅师置于《兴福篇》中，似乎着眼于他的“行方等忏”“营造塔像”等事。文又简略，还不到三百字，只能说传记作者，还不够确切了解永明寿禅师及其在佛教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。

其次是道原所撰的《景德传灯录》，比《宋高僧传》只晚出十六年，则从青原行思禅师系下第十世法嗣的立场，对永明寿禅师的有关公案着墨较多。至于志磐所撰的《佛祖统纪·净土立教志》，成书于公元一二六九年，则以永明寿禅师为莲社六祖，从他的归趣唯心净土来下笔。除以上三书外，宋代惠洪的《禅林僧宝传》，元代念常的《佛祖历代通载》，以及《东坡志林》《人天宝鉴》等书，也都有永明寿禅师的传记资料。现就以上各项文献，综述如下。

三、出家之前

永明寿禅师生于浙江余杭，俗姓王。他的先祖原为江苏丹阳人，

他的父亲因为战乱关系，而归附吴越，迁到临安府余杭县。他于公元九〇四年刚出生时，据说有异于凡童之处，至于如何不同，则未见其详。总之，曾引起父母的口角，直到他从榻上滚落于地，才平息了双亲的争论。这项记载如果属实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，写传记的人没说。如果要勉强去附会的话，大概是象征着他的来到人间，就是要平息佛教传入中土后，所衍生出来各宗派之间的争论。

永明寿禅师七八岁时，即能诵读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而且还一目五行俱下。据说由于他诵读的虔诚，连群羊都感动地跪下来听。这时，他已断荤茹素，而且日仅一食。他在十六岁时，还曾写了篇《齐天赋》呈献给吴越王，而被赞许为奇才。

公元九三一年，二十八岁的永明寿禅师所担任的公职，众说纷纭，有说“时为吏，督纳军需”，有说时任“华亭镇将”，有说时为“税务专知”等等。也许他是担任华亭镇将这项头衔，而实际上又负责军需、税务等业务；或是前后担任过这些职务。总之，他见到满船鱼虾，就起了恻隐之心，以致挪用公款，买来放生。但终于东窗事发，按律当问斩于市。吴越王却派人去察看，并吩咐说：“色变则斩，不变则舍之。”结果，他临刑时，面不改色。据宋洪觉范禅师所说，他还临刑而乐，说：“吾活数万命而死，死何憾。”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在知道他欣慕学道的心志后，就特许他出家。

四、精勤修行

于是永明寿禅师乃舍去妻孥，剃发受戒，礼四明翠岩禅师为师。他虽然曾任官职，但一出家后，即放下身段，为供养僧众而操持各项劳务，过着清苦的出家生活。

后来，永明寿禅师来到天台山天柱峰智者岩，专修禅定，功力之深，传记上说他“九旬习定，有鸟类尺鷃，巢于衣襦中”。他又在国清

寺专修法华忏二十一日，非常精恳。他在禅观中（有说在梦中），见到观音菩萨以甘露灌入他口中，从此辩才无碍。又据说他“夜见神人，持戟而入”，就责备来者：“何得擅入？”对方答说：“见积净业，方得到此。”他于半夜绕行佛像时，“见普贤前莲花在手”，遂又登上智者岩，作了两个阄，一个写“一生禅定”，另一个写“诵经万善，庄严净土”，他在虔诚祝祷后，连续七次都得到“诵经万善”这个阄。他于是一意专修净业，在天柱峰诵经三年。

后来，永明寿禅师参谒天台德韶禅师。《景德传灯录》说德韶国师“一见而深器之，密授玄旨”，并对他授记：“汝与元帅有缘，他日大兴佛事。”而《指月录》说得更简略，只有一句话：“暨谒韶国师，受心印。”这种情形，类似永嘉禅师的参谒六祖慧能，但所记载的却比“一宿觉”更为简略了。还好，《葛藤集》总算有了较清楚的交代，书上说，永明寿在德韶会中，普请次，闻坠薪有声，豁然契悟，乃云：“朴落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；山河并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”

五、弘法利生

公元九五二年，四十九岁的永明寿禅师来到明州雪窦山，前来参访的人很多。有一天，他上堂说：“雪窦遮里，迅瀑千寻，不停纤粟，奇岩万仞，无立足处。汝等诸人，向什么处进步？”有一僧人就发问：“雪窦一径，如何履践？”他答说：“步步寒华结，言言彻底冰。”

公元九六〇年，五十七岁的永明寿禅师，接受忠懿王钱弘俶的敦请，入主新建的杭州灵隐寺，为该寺的第一任住持。次年，复受请入主永明寺，为该寺第二任住持，当时的僧众多达两千人。他驻锡此寺长达十五年，度弟子一千七百人（有说一千五百人）。在这漫长岁月里，《景德传灯录》留下几则公案，略举二则如下：

（一）僧问：“如何是永明妙旨？”师曰：“更添香著。”曰：“谢师

指示。”师曰：“且喜勿交涉。”师有偈曰：“欲识永明旨，门前一湖水，日照光明生，风来波浪起。”（《指月录》在“勿交涉”与“师有偈曰”之间，写作“僧礼拜，师曰：听取一偈，……”脉络较完整。）

（二）问：“学人久在永明，为什么不会永明家风？”师曰：“不会处会取。”曰：“不会处如何会？”师曰：“牛胎生象子，碧海起红尘。”

至于《指月录》所载公案，除上述一则同于《景德传灯录》外，其余都不相同。这里只举一则不露机锋的问答如下：

问：“长沙偈曰：‘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前认识神，无始时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’岂离识性别有真心耶？”

师曰：“如来世尊于首楞严会上，为阿难拣别详矣，而汝犹故不信。阿难以推穷寻逐者为心，遭佛呵之。推穷寻逐者，识也。若以识法随相行，则烦恼名识，不名心也。意者，忆也。忆想前境起于妄，并是妄识，不干心事。心非有无，有无不染；心非垢净，垢净不污；乃至迷悟凡圣，行住坐卧，并是妄识，非心也。心本不生，今亦不灭。若知自心如此，于诸佛亦然。故维摩曰：‘直心是道场，无虚假故。’”

六、月圆天台

公元九七四年，七十一岁的永明寿禅师再度入天台山（查诸资料，未见载明寺名，疑是他曾在此修行的国清寺），度戒一万多人。回顾他于国清寺决定专修净业以来，日行一百八件佛事以利众生，未曾暂废。而自于雪窦寺弘法以来，除了应接诸方学者的参问外，日暮时分，还到别峰行道念佛，旁人也都听到螺贝天乐的声音。连忠懿王都为之感叹：“自古求西方者，未有如此之专切也。”而他日诵的《法华经》，此时已多达一万三千遍。他常与众授菩萨戒，不论是白天放生，或夜晚施食鬼神，都回向庄严净土，当时的人称他为“慈氏下生”，即视他如同已下生人间、即将成佛的弥勒菩萨。

他是如何专修净业呢？详见宋文冲所重编的《永明智觉禅师自行录》，以下略举数则，以见他精进修行之一斑：

（一）一生随处常建法华堂，庄严净土。

（二）常昼夜六时，普为一切法界众生，代修法华忏。

（三）常修安养净业，所有毫善，悉皆念念普为一切法界有情，同回向往生。

（四）或时坐禅，普愿一切法界众生，同入禅智法明妙性。

（五）每夜上堂说法，普为十方禅众法界有情，同悟心宗一乘妙旨。

（六）每日常念《妙法莲华经》一部七卷逐品，上报四重恩，下为一切法界二十五有含识，愿证二十五种三昧，垂形十界，同化有情。

（七）每日常诵《般若心经》八卷，普为法界八苦众生，离苦解脱。

（八）每日常读《大方广佛华严经·净行品》，依文发一百四十大愿，普令一切法界众生，见闻之中，皆得入道。

（九）常六时诵《千手千眼大悲陀罗尼》，普为一切法界众生，忏六根所造一切障。

（十）常六时诵《加句佛顶尊胜陀罗尼》，普为法界一切众生，忏六根所作一切罪。

公元九七五年，七十二岁的永明寿禅师在十二月即已示疾，到了二十六日，他早晨起来即焚香告众，跏趺而逝。次年正月六日，建塔于大慈山。宋太宗赐额“寿宁禅院”，并赐谥“智觉禅师”。

七、宗镜有录

永明寿禅师自己那么精进修行，又那么为弘法利生而忙碌，却还有余力写了不少书，其总字数按《宋高僧传》为“数千万言”，按《景

德传灯录》为“凡千万言”，何者为是？经查其著作收入大正藏的有《宗镜录》《万善同归集》《唯心诀》，收入续藏的有《定慧相资歌》《警世》《心赋注》《观心玄枢》等，其中部头最大的《宗镜录》计约八十余万字，即使其著作因未入藏而有所遗失，仍当以《景德传灯录》所载为是。像他如此劳累，身体怎么受得了？宋代洪觉范只因为读到《自行录》上说他日行一百零八件佛事，就以为他的身体一定是“枯瘁尪劣”，但等到看到他的画像，却是“凛然丰硕”，而认为是由于他“为善阴鹭”所致。是否还有其他原因，此处不及细究，但至少与他心量广大而愿行具足有关。

即以《宗镜录》的编撰来说，固然有其时代需要与发展脉络，但若不是永明寿禅师的广大行愿，就不会在他手中完成。简单说来，自佛经陆续在中国翻译以来，各有所取，而有十宗的先后成立。禅宗以外各宗都依数（经律论）而论修证，唯独禅宗标旨为佛之心宗，于是而有宗与教的诤论，而教内诸宗派又互有诤竞。这种宗教思想上的纷争久了，自然有人想加以调和。例如，中唐的宗密禅师，在其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中，即已主张宗与教的统一。尤其是后来的文益禅师，即颇留意经教，因僧看经，即有感而成一颂：“今人看古教，不免心中闹；欲免心中闹，但知看古教。”而其《宗门十规论》中，更鼓励禅徒研究教典。至于他的《华严六相义颂》，以六相（总别、同异、成坏）来体会《华严经》的理事关系，以及《三界唯心颂》，则在《宗镜录》中即可看出他对永明寿禅师的影响，如说“若究竟欲免断常边邪之见，须明华严六相之门”“一心为万法之性，万法是一心之相”等等。

永明寿禅师对当时禅徒流弊深为痛心，在其《唯心诀》中即说明：“深嗟末世诳说一禅，只学虚头，全无实解；步步行有，口口谈空。自不责业力所牵，更教人拨无因果；便说饮酒食肉不碍菩提，行盗行淫无妨般若。”而对于当时教门情况，也很失望，在其《宗镜录》中，既

说：“今时学者：既无智眼，又缺多闻……奴郎莫辨，真伪何分。”又在《万善同归集》中，说他们“多执是非，纷然诤竞”“但任浅近之情，不采深密之旨”。因此，在其《宗镜录》中，即明确主张参禅与研习佛典应该是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的，如说：

祖标禅理，传默契之正宗；佛演教门，立詮下之旨。则前学所禀，后学有归。

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，恐虑不详佛语，随文生解，失于佛意，以负初心。或若因詮得旨，不作心境对治，直了佛心，又有过？只如药山和尚，一生看《大涅槃经》，手不释卷。

夫听学人诵得名相，齐文作解；心眼不开，全无理观；据文者生，无证者死。夫习禅人唯尚理观，触处心融；暗于名相，一句不识。诵文者守株，情通者妙悟。两家互阙，论评皆失。

关于《宗镜录》的编撰，《雪窦寺志》有此书初稿写于本寺的传说，因为此时已有很多学者前来求道。但此说证据薄弱，只能说此时，永明寿禅师接引既多，感触自深，而有了撰写此书的动机。一般佛教史书，都认为此书撰于永明寺，所根据的是宋慧洪的《林间录》如下记载：

予尝游东吴，寓于西湖净慈寺（即永明寺）。寺之寝堂、东西庑，建两阁，甚崇丽。寺有老衲谓予言：永明和尚以贤首、慈恩、天台三宗互相冰炭，不达大全，故馆其徒之精法义者于两阁，博览义海，更相质难。和尚则以心宗之衡准平之。又集大乘经论